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忠集卷一百十九至二十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范逢恩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脈

校對官檢討臣錢世錫

謄錄監生臣王尚珏

文忠集卷一百十九

宋 歐陽修 撰

奏事錄

自治平二年六月十二日已後其曰追書者乃已前事亡其月日矣

論孫長卿為臺諫所劾事

孫侍郎長卿罷環慶路緫管拜集賢院學士為河東都轉運使臺諫交章論列長卿守邊無狀宜加降黜中書

以長卿無敗事昨因朝廷起孫沔於致仕欲委以西事而長卿以歲滿得代無過可黜而臺諫論奏不已最後賈中丞二章六月十一日進呈上厲聲曰已行之事何可改易臣修奏曰臣等不為已行難改若朝廷果是除授不當能用臺諫之言改正足以上彰陛下從諫之聖至於臣等能不遂非而服義改過不恡聖賢所難亦是臣等好事但以長卿除授不為過當若曲從臺官之言使彼銜寃受黜於理豈安故難行也韓公曰自陛下親

政已來臺諫所言施行者少外人之議謂致人主有拒諫之名者是臣等之過若其言有可行者臣等豈敢不行直以長卿無過難徇言者濫行黜罰耳上皆然之上又曰人言臺諫奪權臣修奏曰此則為陛下言者過也朝廷置臺諫官專為言事若使默然却是失職茍以言事為奪權則臺諫無職可供矣

辯蔡襄異議

蔡侍郎襄自給事中三司使除禮部侍郎端明殿學士

知杭州初上入為皇子中外相慶知大計已定矣既而稍稍傳云有異議者指蔡公為一人及上即位始親政每語及三司事便有忿然不樂之色蔡公終以此疑懼請出既有除命韓曾二公因為上言蔡襄事出於流言難以必信前世人主以疑似之嫌害及忠良者可以為鑒也臣修亦啟曰或聞蔡襄文字尚在禁中陛下曾親見之乎上曰文字即不曾見則不可知其必無臣修奏曰若無文字則事未可知就使陛下曾見文字猶須

更辨真偽往時夏竦欲陷富弼乃先令婢子學石介書
字歲餘學成乃偽作介與弼書謀廢立事書未及上為
言者廉知而發之賴仁宗聖明弼得免禍至如臣自丁
母憂服闋初還朝時有嫉臣者乃偽撰臣一劄子言乞
沙汰內官欲以激怒群閹是時家家有本中外諠傳亦
賴仁宗保全得至今日由是而言陛下曾見文字猶須
更辨真偽何況止是傳聞疑似之言何可為信上曰官
家若信傳聞蔡襄豈有此命

獨對語八月十四日

是日昭文與西廳趙侍郎皆在告集賢私忌臣修獨對崇政殿進呈文字畢歛笏將退上有所問所問不錄臣修因奏曰近聞臺諫累有文字彈奏臣不合專主濮王之議上荷陛下保全知此議非臣所得獨主臺諫文字既悉留中言者於是稍息上曰參政性直不避衆怨每見奏事時或與二相公有所異同便相折難其語更無回避亦聞臺諫論事往往面折其短若似奏事時語可知人

皆不喜也今後宜少戒此臣修對曰臣以愚拙敢不如聖訓上曰水災以來是月三日言事者多云不進賢臣修曰近年以來進賢之路太狹此誠當今之患臣每與韓琦等論議未合上曰何謂進賢路狹中書常所進擬者其人皆如何臣修對曰自富弼韓琦當國以來十數年間外自提刑轉運內則省府之類選擢甚精時亦得人比於往年絕不同也然皆錢穀刑名强幹之吏此所謂用材也如臣所言進賢之路謂館職也上曰如何臣修曰

朝廷用人之法自兩制選居兩府令學士舍人侍制通謂之兩制自三館選居兩制是則三館者輔相養材之地也往時入三館有三路今塞其二矣此臣所謂太狹也上曰何謂三路臣修曰進士高科一路也大臣薦舉一路也因差遣例除一路也往時進士五人已上及第者皆入館職第一人有及第纔十年而至輔相者今第一人及第者兩任近十年方得試館職而第二人已下無復得試是高科一路塞矣往時大臣薦舉隨即召試令但令上簿候

館閣闕人與試而館閣人無員數無有闕時則上簿者永無試期是薦舉一路又塞矣唯有因差遣例除者半是年勞老病之人也此臣所謂進賢之路太狹也後數日上因中書奏事遂處分令擇人試館職

御藥陳承禮監造袞冕事八月

先是三司奏造作諸物舊屬少府監文思院後苑及紫雲樓下近年多別置局以內臣監作各爭占工匠乞一切依舊歸于有司遂依奏既而少府監申造袞冕內批

令御藥院陳承禮監造中書覆奏上以南郊日近須內臣庶可辦集韓曾二公奏以衝改近降指揮不若令承禮就少府監作上意未決臣修奏曰此是陛下新降指揮從來所患朝令夕改今若依前用承禮監作只是移御藥院置局就少府監中耳如此何害集事上遂曰可

內降補僧官九月十九日

先朝僧官有闕多因權要請謁內降補人當時諫官御史累有論列先帝深悟其事因著令僧職有闕命兩街

各選一人較藝而補至是鑒義有闕中書已下兩銜選一人未上而内臣陳彖禮以寶相院僧慶輔為請内降令與鑒義中書執奏以為不可韓曾二公極陳其事臣修亦奏曰補一僧官當與不當至為小事何繫利害但中書事已施行而用内降衝改先朝著令則是内臣干撓朝政此事何可啟其漸又奏曰宦女近習自前世常患難於防制今小事若蒙聽許後有大事陛下必以害政不從是初欲姑息而返成怨望不若絶之於漸此一

小事陛下不以為意而從之彼必自張於外以謂為上親信朝政可迴在陛下目前似一閒事外邊威勢不小矣上遽可中書所奏令只依條例選試臣修又奏（一有曰字）事既不行彼必有言萬事只由中書官家豈得自由行一事陛下試思從私請與從公議孰為得失而韓曾二公亦所陳甚多上皆嘉納也

歐陽文忠公在政府時手錄奏對語此前（一無前字）五事得之林子中家文忠手錄皆密語筆札精楷蓋

欲傳示後人而子職不謹身没未幾已流落於他人家其曰追書者皆不見又未知其何在也後三三事亦子中錄以相示云得之於史院曾布子宣

題

又三事

三司使給事中蔡襄除端明殿學士尚書禮部侍郎知杭州初上自濮邸立為皇子中外欣然無間言既即位以服藥故慈壽垂簾聽政嘗為中書言仁宗既立皇子

因追思鄂王等悲傷涕泣宦官宫妾爭相熒惑而近臣亦有異議者可怪者一二知名人也因言執政數人不顧家族以定社稷之計而小人幾壞大事又云近臣文字只在先帝卧床頭近日已於燒錢爐内焚之矣然莫知為誰也中書不敢問其姓名但唯唯而退已而外人亦稍稍言蔡襄嘗有論議尚莫知虛實既而上疾愈親政數問襄如何人一日因其請朝假上變色謂中書曰三司掌天下錢穀事務繁多而襄十日之中在假者四

五何不别用人韓公已下共奏曰三司事無闕失罷之無名今更求一人材識名望過襄者亦未有修奏曰襄母年八十餘多病況其只是請朝假不赴起居耳日高後便却入省亦不廢事然每奏事語及三司未嘗不變色襄亦自云每見上必厲色詰責其職事其後諒祚攻劫涇原西邊日有事宜上遂督中書以邊事將興軍須未備三司當早選人韓公等初尚捍解上意不回因奏待其陳乞可以除移初傳者多端或云上在慶寧已聞

蔡異議或云上入宮後親見奏牘尚在至是因蔡乞罷

劄子韓公遂質於上上曰内中不見文字然在慶寧即

已聞之韓公曰事出暧昧若虛實未明乞更審察茍令

裏以飛語獲罪則令後小人可以構害一作陷字善人人難

立矣曾公曰京師從來善造謗議一人造虛而衆人傳

之便以為實前世以疑似之言陷害忠良者非惟臣下

被禍兼與國家為患修曰陛下以為此事果有果無上

曰雖不見其文字亦不能保其必無修曰疑似之謗不

唯無迹可尋就令迹狀分明猶須更辨真偽只如先朝夏竦欲害富弼令其婢子學石介字體久之學成乃偽作介為弼撰廢立詔草賴仁宗聖明弼得保全又如臣至和末丁母憂服闋初至闕下小人中有嫉忌臣者偽撰臣乞沙汰内官奏藁傳布中外家家有之内臣無不切齒只判銓得六日為内臣楊永德以差船事罷知同州亦頼仁宗保全未久知其無罪遂却留住至今以此而言就令有文字猶須更辨真偽况此無迹狀陛下幸

不致疑韓曾又各進說上曰數家各有骨肉意謂異議若行則執政被禍又曰造謗者因甚不及他人據此似聖意未解也仁宗既連失襃豫鄂三王遂更無皇子自至和三年正月得疾踰時不能御殿中外憂恐既而康復自是言者常以根本為急交章論述每輒留中故樞密副使包公拯令翰林學士范景仁所言尤激切其餘不為外人所知者不可勝數今樞密富相與昭文韓相亦屢進說雖余亦嘗因大水言之然初無采納之意如此五六年言

者亦已稍怠嘉祐六年秋余自樞庭過東府忽見内降一封乃諫官司馬光言立皇子事既而知江州呂誨亦有疏論述昭文與集賢曽公及余晩議來日當將上相顧以為如何韓公曰若上稍有意即當力賛成之曽公與余偕曰此吾儕素所願也既而明日奏事垂拱殿二章讀畢未及有所啓仁宗遽曰朕有意多時矣但未得其人余自為校勘及在諫垣忝兩制迨此二十年每進對常極從容至此始聞仁宗自稱朕既而又左右顧曰

宗室中孰為可韓公惶恐對曰不惟宗室不接外人臣等不知此事豈臣下敢議當出自聖擇仁宗曰宮中嘗養二子小者甚純然近不惠大者可也遂啟曰其名謂何仁宗即道令上舊名曰名某今三十歲矣余等遂力贊之議乃定余等將下殿又奏曰此事至大臣等未敢施行請陛下今夕更思之臣等來日取旨明日奏事崇政殿因又啟之仁宗曰決無疑也余等遂奏言事當有漸容臣等商量所除官來日再奏既退遂議且判宗正

時令上又在濮王喪乃議起復自大將軍遥郡團練使除泰州防禦使來日將上仁宗大喜曰如此甚好二公與余又奏曰此事若行不可中止乞陛下斷在不疑仍乞自内中批出臣等奉行仁宗曰此事豈可使婦人知只中書行可也余等喜躍稱賀時六年十月也命既出令上再三辭避有旨候服除取旨至七年二月一日服除令上堅卧稱疾前後十餘讓至七月韓公議曰宗正之命始出則外人皆知必為皇子也不若遂正其名使

其知愈讓而愈進示朝廷有不可回之意庶幾肯受曽公與余皆以為然及將上令上累讓表仁宗問如何韓公未對余即前奏曰宗室自來不領職事今外人忽見不次擢此子又判宗正則天下皆知陛下將立為皇太子也今不若遂正其名命立為皇子緣防禦使判宗正降誥勑其得以堅卧不受若立為皇子只煩陛下命學士作一詔書告報天下事即定矣不由某受不受也仁宗沈思久之顧韓公曰如此莫亦好否韓公力賛之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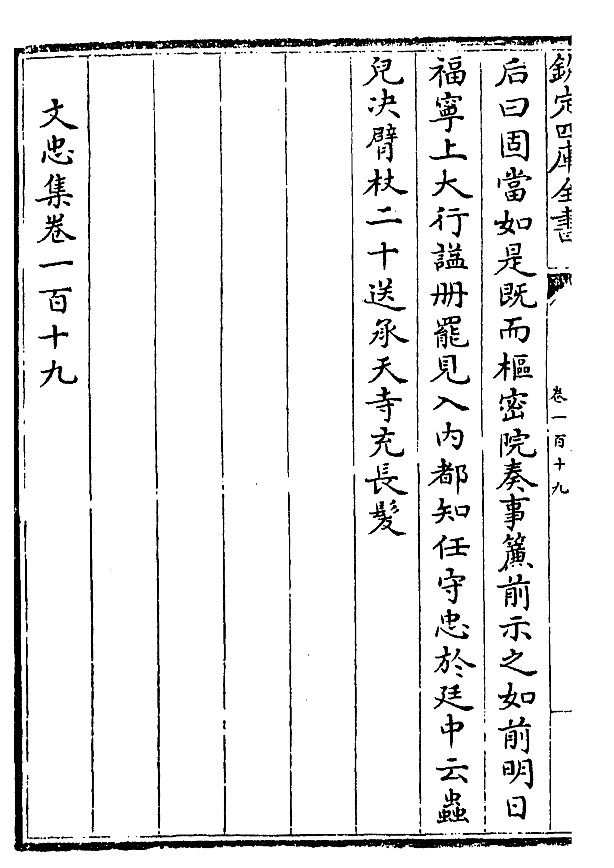
宗曰如此則須於明堂前速了當遂降詔書立為皇子仍更令名自議皇子事凡所奏請皆余與西廳趙侍郎自書其改名劉子余所書也初擇日旁十字請仁宗點之其最下一字乃今名也是仁宗親點令封在中書令上自在濮邸即有賢名及遷入内良賤不及三十口行李蕭然無異寒士有書數厨而已中外聞者相賀嘉祐八年上元京師張燈如常歲歲常以十四日上晨出遊幸諸宮寺賜從臣飲酒留連至暮而歸遂御宣德

門與從臣看燈酒五行而罷是歲自正初上覺體中不佳十四日遂不晨出至晚略幸慈孝相國兩寺御端門賜從臣酒三行止自是之後雖日視朝前後殿而寢若不佳既而韓蟲兒事稍稍傳於外云去歲臘月上閤居見一宮婢汲井有小龍纏其汲綆而出以問左右皆云不見上獨見之以為異遂召宮婢視之乃宮正柳瑶真之私身韓蟲兒也其後柳夫人宿直閤中明日下直遣蟲兒取夜直坐墪上獨處閤中召而幸之遂有娠蟲兒

自云上已幸我取我臂上金鋌子一隻云爾當為我生子以此為驗外人所傳如此而蟲兒於宫中亦自道云上幸我有娠又言金鋌子上與黎伯使藏之矣黎伯者上所愛扶侍内臣黎永德也是月二十七八間春寒微雨上不御崇政殿祇坐延和見群臣奏事而殿中熾爐火云聖體畏風寒葢自上臨御四十年盛暑未嘗揮扇極寒未嘗御火至是始見御前設爐火也自是之後上益不豫至于大漸令上即位於柩前中外帖然無一言

之異唯韓蟲兒事籍籍不已云大行嘗有遺腹子誕彌
當在八九月也九月十七日余以服藥請一日假家居
晚傳内出宫女三人送内侍省勘并召醫官産科十餘
人坐婆三人入矣十九日入對内東門小殿簾前奏事
將退太后呼黄門索韓蟲兒案示中書余等於簾前讀
之見蟲兒具招虚偽事甚詳云自正月至今月水行未
嘗止今方行也醫官坐婆軍令狀皆云去歲臘月黎永
德奉使成都未還不在閤中而鋌子埋在柳夫人佛堂

前閤下太后使人監蟲兒至埋所自掘之深尺餘得金錠子一隻析為三段矣合之以比臂上者同秤之各重一兩半兩錠重輕又同信為是矣因以金錠俾余等傳看之太后言問蟲兒何為作此偽事云以免養孃笞捶庶日得好食耳蓋自蟲兒言有娠太后遣宮人善護之日給緡錢二千以市可食物如此至其月滿無娠始加窮詰耳余等遂前奏曰蟲兒事外以暴聞今其偽迹盡露可以釋中外之疑然蟲兒當勿留庶外人必信也太



后曰固當如是既而樞密院奏事簾前示之如前明日福寧上大行謚册罷見入内都知任守忠於廷中云蟲兒決臂杖二十送承天寺充長髪

文忠集卷一百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文忠集卷一百二十

宋　歐陽修　撰

濮議一

英宗皇帝初即位既覃大慶於天下羣臣並進爵秩恩澤遍及存亡而宗室故諸王亦已加封贈惟濮安懿王上所生父也中書以為不可與諸王一例乃奏請下有司議合行典禮奏狀具別卷有旨宜俟服除其議遂格音閣治

平二年四月上既釋服乃下其奏兩制雜學士待制禮官詳議翰林學士王珪等議濮安懿王高官大國極其尊榮而已（其議狀具別卷）中書以為贈官及改封大國當降制行册命而制册有式制則當曰某親具官某可贈某官追封某國王其册則當曰皇帝若曰咨爾某親某官某令册命爾為某官某王而濮王於上父子也未審制册稱為何親及名與不名乃再下其議而珪等請稱皇伯而不名（其議狀具別卷）中書據儀禮喪服記云為人後者為其

父母報又據開元開寶禮皆云為人後者為其所生父
齊衰不杖期為所後父斬衰三年是所生所後皆稱父母
而古今典禮皆無改稱皇伯之文又歷檢前世以藩侯
入繼大統之君不幸多當衰亂之世不可以為法唯漢宣
帝及光武盛德之君也皆稱其父為皇考而皇伯之稱
既非典禮出於無稽故未敢施行乃略具古今典禮及
漢孝宣光武故事并録皇伯之議別下三省集官與臺
官共加詳議未及集議而皇太后以手書責中書不當

稱皇考中書具對所以然其對劉子具別卷而上見皇太一有議字后手書驚駭遽降手詔罷議而追崇之禮亦寢後數日禮官范鎮等堅請必行皇伯之議其奏留中已而臺官亦各有論列上既以皇太后之故決意罷議故凡一有有字言者一切留中上聖性聰睿英果燭理至明待遇臣下禮極謙恭然而不為姑息臺官所論濮園事既悉已留中其言他事不可從者又多寢而不行臺官由此積忿出怨言并怒中書不為施行中書亦嘗奏云近日臺官

忿朝廷不用其言謂臣等壅塞言路致陛下為拒諫之
主乞略與施行一二事上曰朝廷當以至公待天下若
臺官所言可行當即盡理施行何止略行一二若所言
難行豈當應付人情以不可行之事勉强行之豈不害
事耶中書以上語切中事理不敢更有所請一作言上仍
問曰所言莫有可行而未行者否韓琦已下相顧曰實
無之因一有奏字曰如此此則未有是時雜端御史數人皆新
被擢用鋭於進取務求速譽見事輒言不復更思職分

故事多乖繆不可施行是時京師大雨水官私屋宇倒塌無數而軍營尤甚上以軍士暴露聖心焦勞而兩府之臣相與憂畏夙夜勞心竭慮部分處置各有條目矣是時范純仁新除御史初上殿中外竦聽所言何事而第一劄子催修營房責中書何不速了因請每一營差監官一員中書勘會在京倒塌軍營五百二十坐如純仁所請當差監官五百二十員每員當直兵士四人是於國家倉卒多事闕人之際虛破役兵二千人當直五

百員監官而未有瓦木笆箔一併興修不得其狂率疎繆如此故於中書聚議時臣修不覺笑之而臺中亦自覺其非後數日吕大防再言乞兩營共差一官其所言煩碎不識事體不可施行多類此而臺官不自知其言不可施一無施字行但怨朝廷沮而不行故吕大防又言令後臺官言事不行者乞令中書具因何不行報臺其忿戾如此而怨怒之言一作語漸傳於士大夫間臺官親舊有戲而激一作笑之一有者字曰近日臺官言事中書盡批進

呈訖外人謂御史臺為進呈院矣此語甚著朝士相傳以為戲笑而臺官益快快慙憤遂為決去就之計以為因言得罪猶足取美名是時人主聖德恭儉舉動無差失兩府大臣亦各無大過未有事可決去就者惟濮議未定乃曰此好題目所謂奇貨不可失也於是相與力言然是時手詔既已罷議皇伯皇考之說俱未有適從其他追崇禮數又未嘗議及朝廷於濮議未有過失故言事者但乞早行皇伯之議而已中書以為前世議其

禮連年不決者甚多此事體大况人主謙抑已罷不議有何過舉可以論列於是置而不問臺官羣至中書揚言曰相公宜早了此事無使一作與他人作竒貨上亦已決意罷議故言者雖多一切不聽由是臺官愈益愧耻既勢不能止又其本欲以言得罪而買名故其言惟務激怒朝廷無所忌憚而肆為誣罔多引董宏朱博等事借指臣某為首議之人恣其醜詆初兩制以朝廷不用其議意已有不平一有者字及臺憲有言遂翕然相與為表

褢而庸俗中下之人不識禮義者不知聖人重絶人嗣凡無子者明許立後是大公之道但習見閭閻俚俗養過房子及異姓乞養義男之類畏人知者皆諱其所生父母以為當然遂以皇伯之議為是臺官既挾兩制之助而外論又如此因以言惑衆云朝廷背棄仁宗恩德崇奬濮王而庸俗俚巷之人至相語云待將濮王入太廟換了仁宗木主中外洶洶莫可曉諭而有識之士知皇伯之議為非者徼有一言右朝廷便指為姦邪太常

博士孫固嘗有議請稱親議未及上而臺官交章彈之由是有識之士皆鉗口畏禍矣久之中書商量欲共定一酌中禮數行之以息羣論乃略草一事目進呈乞依此降詔云濮安懿王是朕本生親也羣臣咸請封崇而子無爵父之義宜令中書門下以塋為園即園立廟令王子孫歲時奉祠其禮止於如此而已乃是歲九月也其日忘之矣上覽之略無難色曰只如此極好然須白過太后乃可行且少待之是時漸近南郊朝廷事多臺議亦稍

中息上又未暇白太后中書亦更不議及郊禋既罷明年正月臺議復作中書再將前所草事目進呈乞降詔上曰待三兩日間白過太后便可施行矣不期是夕忽遣高居簡就曾公亮宅降出皇太后手書云濮王許皇帝稱親又云濮王宜稱皇三夫人宜稱后與中書所進詔草中事絶異而稱皇稱后二事上亦不曾先有宣諭從初中書進呈詔草時但乞上直降詔施行初無一語及慈壽宮而上但云欲白過太后然後施行亦不云請

太后降手書此數事皆非上本意亦非中書本意（一作議）是日韓琦以祠祭致齋惟曾公亮趙槩與臣修在垂拱殿門閤子内相顧愕然以事出不意莫知所為因請就致齋處召韓琦同取旨少頃琦至不及交言遂同上殿琦前奏曰臣有一愚見未知可否上曰如何琦曰令太后手書三事其稱親一事可以奉行而稱皇稱后乞陛下辭免別降手詔止稱親而却以臣等前日進呈詔草以塋為園因園立廟令王子孫奉祠等事便載於手詔

施行上欣然曰甚好遂依此降手詔施行手詔具別卷初中外之人為臺官眩惑云朝廷尊崇濮王欲奪仁宗正統故人情洶洶及見手詔所行禮數止於如此皆以為朝廷處置合宜遂更無異論惟建一作是皇伯之議者猶一作稍以稱親為不然而呂誨等已納告勑杜門不出其勢亦難中止遂專指稱親為非益肆其誣罔言韓琦交結中官蘇利涉高居簡惑亂皇太后致降手書又專指臣修為首議之人乞行誅戮以謝祖宗其奏章正本進入

副本便與進奏官令傳布誨等既欲得罪以去故每對見所言悖慢惟恐上不怒也上亦數諭中書云誨等遇人主無復君臣之禮然上聖性仁厚不欲因濮王事逐言事官故屈意含容久之至此知其必不可留猶數遣中使還其告勑就家宣召既决不出遂各止以本官除外任蓋濮園之議自中書始初建一作啟請以至稱親立廟上未嘗有一言欲如何追崇但虛懷恭已一付大臣與有司而惟典禮是從爾其不稱皇伯欲稱皇考自是

中書執議上亦無所偏執及誨等累論久而不決者葢以上性嚴重不可輕回謂已降手詔罷議故稱伯稱考一切置而不議爾非意有所偏執也上嘗諭韓琦等云昔漢宣帝即位八年始議追尊皇考昨中書所議何太速也以此見上意慎重不敢輕議耳豈欲過當追崇也至於中書惟稱號不敢用皇伯無稽之說欲一遵典故耳其他追崇禮數皆未嘗議及者葢皇伯皇考稱呼猶未決而遽罷議故未暇及追崇之禮也其後所議止於

即園立廟而已如誨等廣引袁桓之事為厚誣者皆未嘗議及也初誨等既決必去之意上屈意留之不可得趙瞻者在數人中尤為庸下殊不識事體遂揚言於人云昨来官家但不曾下拜留我耳以此自誇有德色而呂誨亦謂人曰嚮若朝廷於臺官所言事十行得三四使我輩遮羞亦不至決去由是言之朝廷於濮議豈有過舉逐臺官豈是上本意而誨等決去豈專為濮議耶士大夫但見誨等所誣之言而不知濮事本末不究誨

等用心者但謂以言被黜便是忠臣而爭為之譽果如誨等所料誨等既果以此得虛名而薦誨等者又欲因以取名夫揚君之惡而彰已善猶不可況誣君以惡而買一作賣虛名哉嗚呼使誨等心迹不露而誣罔不明先帝之志不諭於後世臣等之罪也故直書其實以備史官之采

文忠集卷一百二十

文忠集卷一百二十一

宋　歐陽修　撰

濮議二

或問罷議之詔有權罷之文議者謂權罷者有待之言也葢朝廷廹於皇太后不得已而罷故云權罷者欲俟皇太后千秋萬歲後復議追崇耳朝廷之意果如是乎答曰此厚誣之一事也使朝廷果有此意手詔雖無權

字他日别議追崇何施不可何必先露此意示人是時臺諫方吹毛求疵以指為朝廷過失若君臣果有此意亦當深謀密計豈肯明著詔令以資言者之口問者曰然則何故云權罷答曰事體自當如此爾追崇以彰聖君之孝而示天下也本無中罷之理令不得已而罷當為逡遷之辭故云權罷集議更令禮官徐求典禮者乃體當如此一有耳字此事人所易知而吕誨等欲恐迫人主故厚誣以有待之說也先帝每語及此事則不勝其憤

仰天而歎曰天鑒在上豈有此心或問皇太后既已責中書不當議稱皇考而手書復有稱皇稱后等事議者謂韓琦交結高居簡惑亂皇太后請降手書其稱親稱皇稱后皆非皇太后本意果若是乎答曰手書非皇太后本意事出禁中非外人所得知也若云因韓琦使高居簡請降手書則又厚誣也何以明之若手書是韓琦所請既降出便合奉行豈敢却有沮難又請上別降手詔也以此而言但見韓琦沮止手書稱皇稱后二事不

見琦請降手書一作詔也問者又曰然則出於上意乎答曰亦非也若出於上意亦一作則當先諭中書商議安得絶無一言及之又若上意果有所主而中書雖欲不奉行猶須再三論列方可回聖意豈有韓琦一言上即從之略無難色以此知上意不主也問者又曰然則稱皇稱后是哀桓之事中書以為非而不奉行者也而吕誨表乃一作又云致主之謀不恥哀桓之亂制者何謂也答曰此所以為厚誣也且稱親置園寢及稱皇考皆是漢

宣光武事呂誨等指以為哀桓之亂制乃是指鹿為馬
爾以此見其誣罔何所不至也據漢書師丹上疏云定
陶恭皇謚號既已前定義不可復改據此則恭王稱皇
乃師丹許以為是者故云不可復改爾昨國家於濮王
固自不議稱皇就使稱皇亦是師丹所許者也問者曰
若此則師丹當時與漢爭論何事答曰董宏欲去定陶
國號而止稱恭皇及欲立廟京師爾此二事是師丹所
爭也蓋恭皇之號常繫於定陶則自是於諸侯國稱皇

爾與漢不相干也若止稱恭皇而不繫以國則有進干漢統之漸又立廟京師則亂漢宗廟此師丹不得不爭也昨濮王既不稱皇而立廟止在濮園事無差僭而呂誨等動以師丹自比不知朝廷有何過舉誨等果爭論何事也問者曰誨等所論者稱親也稱親果是乎答曰稱親是矣此乃漢宣故事也謹按宣帝之父曰史皇孫初丞相蔡義議稱親謚曰悼裁置奉邑而已其後魏相始改親稱皇考而立廟京師至哀帝時議毀漢廟不合

禮經者於是毀悼皇考廟在京師者是時丞相平晏等百餘人議曰親謚曰悼裁置奉邑皆應經義由是言之立廟京師則當毀稱親置奉邑則自合經義也所謂應經義者即儀禮云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是也親者父母之稱也問者曰京師廟既毀而又毀奉明園者何也答曰漢制宗室諸侯王皆有園悼皇考自合置園初名奉明園置奉邑三百家可矣其後增為一千六百家而改奉明園為縣則僭天子之制矣故議毀之也今國家

追崇濮王其禮數三而已稱親一也置園二也立廟三也稱親則漢儒所謂應經義者也置園則漢宗室諸侯王之制也立廟則一品家廟之制也如漢諸王廟當在本國令濮國一有為字虛名無立廟處故即園而立廟爾其依經合義可以為萬世法也問者曰漢儒既以稱親為應經義又以兩統二父為非一有禮字者何謂也豈其議自相矛楯乎答曰兩議皆是不相矛楯也其初稱親而置邑也止在下國與漢朝不相干故不違經義也及其後

立廟於京師與漢祖宗並立至元帝時議毀親盡之廟時昭帝既以親未盡不毀悼皇考亦以親未盡不毀是則悼皇考與漢祖宗並為世數此為一作謂字兩統二父也元帝既上承昭宣而又承悼皇考為世所謂違離祖統者其議皆是也使悼皇考廟在奉明園而不與漢朝宗廟相干豈有兩統二父之說乎問者曰父有二乎答曰何止二也父之别有五母之别有八皆見於經與禮而父之别曰父也所生父也所後父也同居繼父也不同

居繼父也不同居繼父者父死而母再適人子從而暫寓其家後去而異居矣猶以暫寓其家之恩終身謂其人為父而所生父者天性之親也反不得謂之父是可謂不知輕重者也問者曰父母之名果不可改乎對曰能深嫉為後者尊其父母莫如魏明帝也明帝之詔曰有謂考為皇稱妣為后者大臣共誅之然則稱皇與后是其所禁而考妣之名雖明帝不能易也明帝之不能易是不可改也問者曰所生所後父之名徒見於禮文

而今世未嘗用也今公卿士大夫至于庶人之家養子為後者皆以一有其字所生父為伯叔久矣一旦欲用古禮而違世異俗其能使衆論不諠乎答曰禮之廢失久矣始於閭閻鄙俚之人不知義禮者壞之而士族之家因相習見遂以成風然國家之典禮則具存也今士大夫峩冠束帶立於朝廷號為儒學之臣為天子議禮乃欲不遵祖宗之典禮謂開寶通禮五服年月等書而徇閭閻鄙俚之弊事此非臣某之所敢知也使臣以此得罪臣固無慙而

不悔也況所謂以養子所生為伯叔父者今但行於私家爾有司之議禮議律則未嘗不遵典禮也方禮官議以濮王為皇伯也是時王子融卒初故相王曾之無子也以其兄子融之子繹為後及子融之死也禮官議繹服所生父齊衰朞而心喪三年夫以子融為所生父是典禮也以濮王為伯是閭閻之所稱也兩議並發於一時而為臣下議則用典禮為天子議則用閭閻其任情顛倒有如此而人莫與之辨也問者曰或謂所生父之

名出於喪服記止可為議服而言其他不可稱也果若是乎答曰律言所養父殺其所生父聽其子告者又豈因議服而言乎問者曰禮有明文（一作禮存父名）而世不用者何也答曰聖人以立後為公不畏人知故不諱不諱則其子必有所生父母也小人不知義禮以養子為私畏人知之故諱其自有父母欲一心以為我生之子故唯恐諱之不密也嘗試論之曰（一本無此五字）古之不幸無子而以其同宗之子為後者聖人許之著之禮經而不諱也

而後世閭閻鄙俚之人則諱之諱之則不勝其欺與僞也故其苟偷竊取嬰孩襁褓之子諱其父母而自欺以以為我生之子曰不如此則不得其一志盡愛於我而其心必二也而為其子者亦自諱其所生而絶其天性之親反視以為叔伯父以此欺其九族而亂其人鬼親踈之序凡物生而有知未有不愛其父母者使是子也能忍（一有而字）真絶其天性歟曾禽獸之不若也使其不忍而外陽絶之是大偽也夫閭閻鄙俚之人之（一作其）慮於事

者亦已深矣然而苟竊欺偽不可以為法者小人之事也惟聖人則不然以為人道莫大於繼絶此萬世之通制而天下之至公也何必諱哉所謂子者未有不由父母而生者也故為人後者必有所生之父此理之自然也其簡易明白不苟不竊不欺不偽可以為通制而公行者聖人之法也又以為為人後者所承重故加其服以斬而所生之親恩有屈於義故降其服以朞服可降父母之名不可諱故著於經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

自三代以來有天下國家者莫不用之問者曰以濮王稱親則於仁宗之意如何答曰大哉仁宗皇帝之至聖至明也知立後為公不畏人知而不諱也故明詔天下曰是濮安懿王之子也然則濮安懿王者為所生父可知矣此仁宗先告于天下矣所謂簡易明白不苟不竊不欺不偽者聖人之法也問者曰議者以為恭愛之心分施於彼則不得專一於此也此兩制議稱皇伯議狀之文也如是則恭愛可專施於一而不分施於二也使上之待濮王也

既不施恭又不施愛是以行路之人待其所生也不亦過乎答曰行路之人遇其鄉閭之長者與有德者則必竦然有肅恭之容遇其交遊故舊久不相見者則必忻然有驩愛之語今遇其所生而既不施恭又不施愛是不如行路之人也忍為斯言者誰乎君子之為言也度可行於已然後可責於人今斯人也偶不為人後耳使其自度為人後而能以不恭不愛待其父母則能忍而為此言也問者曰為人後而不絕其所生之恩者施於

臣民可矣施於國家而有宗廟社稷之重則將干乎正統奈何答曰濮園之稱親立廟今二歲矣而與宗廟朝廷了不相關也其於正統有何所干乎於此足以見言者之誣罔也復何疑乎

文忠集卷一百二十一

文忠集卷一百二十二

宋 歐陽修 撰

中書請議濮王典禮奏狀

韓琦等肰奏伏以出於天性之謂親緣於人情之謂禮雖以義制事因時適宜而親必主於恩禮不忘其本此古今不易之常道也伏惟皇帝陛下奮乾之健乘離之明擁天地神靈之休荷宗廟社稷之重即位以来仁施

澤浹九族既睦萬國交歡而濮安懿王德盛位隆宜有尊禮陛下受命先帝躬承聖統顧以大義後其私恩慎之重之事不輕發臣等忝備宰弼實聞國論謂當考古酌禮因宜稱情使有以隆恩而廣愛庶幾上以彰孝治下以厚民風臣等伏請一本臣等四字却作顧字下有司議濮安懿王及譙國太夫人王氏襄國太夫人韓氏仙遊縣君任氏合行典禮詳處其當以時施行

兩制禮官議狀

臣等謹案儀禮喪服為人後者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為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若子者言皆如親子也又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傳曰何以期也不貳斬也何以不貳斬也持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也又為人後者為其昆弟傳曰何以大功也為人後者降其昆弟也以此觀之為人後者為之子不敢復顧私親聖人制禮尊無二上若恭愛之心分施於彼則不得專一於此故也是以秦漢以

来帝王有自旁支入承大統者或推尊父母以為帝后
皆見非當時取譏後世臣等不敢引以為聖朝法況前
代入繼者多宫車晏駕之後援立之策或出母后或出
臣下非如仁宗皇帝年齡未衰深惟宗廟之重祗承天
地之意於宗室衆多之中簡拔聖明授以大業陛下親
為先帝之子然後繼體承祧光有天下濮安懿王雖於
陛下有天性之親顧復之恩然陛下所以負扆端冕富
有四海子子孫孫萬世相承者皆先帝之德也臣等愚

淺不違古今竊以為今日所以崇奉濮安懿王典禮宜
一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高官大國極其尊榮譙
國太夫人襄國太夫人仙遊縣君亦改封大國太夫人
考之古今實為宜稱

中書進呈劄子

準內降翰林學士王珪等奏崇奉濮安懿王典禮宜一
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高官大國極其尊榮譙國
太夫人襄國太夫人仙遊縣君亦改封大國太夫人考

之古今實為宜稱者伏詳王珪等所奏未見詳定濮安懿王當稱何親名與不名欲乞再下王珪等詳定聞奏

兩制禮官再議稱皇伯狀

臣等參詳真宗大中祥符八年楚王元佐以皇兄詔書不名仁宗即位涇王元儼以皇叔賛拜不名天聖五年加詔書不名此國朝崇奉尊屬故事今濮安懿王於仁宗皇帝其屬為兄於皇帝合稱皇伯而不名謹具狀聞奏伏候勑旨

中書請集官再議進呈劄子

準内降翰林學士王珪等狀稱臣等參詳真宗大中祥符八年楚王元佐以皇兄詔書不名仁宗即位涇王元儼以皇叔贊拜不名天聖五年加詔書不名此國朝崇奉尊屬故事今濮安懿王於仁宗皇帝其屬為兄於皇帝合稱皇伯而不名者臣等謹按儀禮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及按令文與五服年月勑並云為人後者為其所後父斬衰三年為人後者為其父母齊衰期即出繼

之子於所繼所生皆稱父母又漢宣帝光武皆稱其父為皇考今來王珪等議稱皇伯於典禮未見明有引據伏請下尚書省集三省御史臺官定議聞奏

奏慈壽宮劄子

二十三日中使韓和齋到皇太后實封劄子一封付中書為尚書省集議濮王典禮事中書檢勘自皇帝登極後應皇親尊屬並各追封加贈惟有濮王并夫人為是皇帝本生父母合下有司檢尋典禮并前代故事遂具

奏請尋奉聖旨候過諒闇別取旨近自皇帝釋服從吉遂再奏乞下兩制以上及太常禮院詳定尋據王珪等奏稱崇奉濮安懿王典禮宜一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高官大國極其尊榮中書為未見議定合稱何親再下詳議續據王珪等議稱皇伯中書檢詳儀禮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及令文與五服年月勑並云為人後者為所後父斬衰三年係義服為人後者為其父母齊衰期係正服即出繼之子於所繼所生皆稱父母是古

令禮律明文其王珪等議稱皇伯即前代並無典故須
令奏乞下尚書省集官再議只是令議合稱呼何親所
有合行尊崇典禮未曾議及今來忽蒙皇太后降出指
揮臣等竊恐是間諜之人故要衒惑聖聽離間兩宫
將前代已行典禮隱而不言但進呈皇伯無稽之説
欲撓公議臣等各是先朝舊臣若於仁宗承繼大統有
礙事體豈敢妄為自取衆人之罪況今來已奉皇帝手
詔令權罷集議臣等若不具述前後理道慮皇太后不

知始末兼外廷凡百公一作博議若皇太后却欲親見兩府并百官理會竊恐有虧聖德兼臣等限以朝廷規制亦必不敢對見謹具奏聞謹奏

稱親手詔

朕面奉皇太后慈旨為議濮安懿王典禮久未施行已降手書付中書濮安懿王譙國太夫人王氏襄國太夫人韓氏仙遊縣君任氏令朕稱親仍尊濮安懿王為濮安懿皇王氏韓氏任氏並稱后朕以方承大統懼德不

勝稱親之禮謹遵慈訓追崇之典豈易克當且欲以塋為園增置吏卒守衛即園立廟俾王子孫主奉祠事皇太后諒兹誠懇即賜允從宜令中書門下依此施行

牓朝堂手詔

朕近奉皇太后慈旨濮安懿王令朕稱親仍有追崇之命朕惟漢宣帝本生父稱曰親又謚曰悼裁置奉邑皆應經義既有典故遂遵慈訓而不敢當追崇之典朕又以上承仁考宗廟社稷之重義不得兼奉其私親

故但即園立廟俾王子孫世襲濮國自主祭祀遠嬪有別蓋欲為萬世法豈皆權宜之舉哉而臺官呂誨等始者專執合稱皇伯進一作追封大國之議朕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世並無典據進一作追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向自罷議之後誨等奏促不已忽其未行乃引漢哀帝去恭皇定陶之號立廟京師干亂正統之事皆朝廷未嘗議及者歷加誣詆自比師丹意欲搖動人情衒惑衆聽以至封還告勑擅不赴臺明繳留中之

奏於中書錄傳訕上之文於都下曁手詔之出誨等則以稱親立廟皆為不當朕覽誨等前䟽亦云生育之恩禮宜追厚俟祥禫既畢然後講求典禮襃崇本親令反以稱親為非前後之言自相牴牾繼以堯俞等不顧義理更相唱和既撓權而恃衆復歸過以取名朕姑務含容屈於明憲止命各以本官補外尚慮搢紳之間士民之衆不詳本末但惑傳聞欲釋羣疑理宜申諭宜令中書門下俾御史臺出牓朝堂及進奏院遍牒告示庶知

朕意

文忠集卷一百二十二

文忠集卷一百二十三

宋 歐陽修 撰

劄子一首 是歲十月撰不曾進呈

臣伏見朝廷議濮安懿王典禮兩制禮官請稱皇伯中書之議以為事體至大理宜慎重必合典故方可施行而皇伯之稱考於經史皆無所據方欲下三省百官博訪群議以求其當陛下屈意手詔中罷而衆論紛然至

令不已臣以為衆論雖多其說不過有三其一曰宜稱皇伯者是無稽之臆說也其二曰簡宗廟致水災者是厚誣天人之言也其三曰不當用漢宣哀為法以干亂統紀者是不廣本末之論也臣請為陛下條列而辨之謹按儀禮喪服記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報者齊衰期也謂之降服以明服可降父母之名不可改也又按開元開寶禮國朝五服年月喪服令皆云為人後者為其所生父齊衰不杖期葢以恩莫重於所生故父母之

名不可改義莫重於所繼故寧抑而降其服此聖人所制之禮著之六經以為萬世法者是中書之議所據依也若所謂稱皇伯者考於六經無之方今國朝見行典禮及律令皆無之自三代之後秦漢以來諸帝由藩邸入繼大統者亦皆無之可謂無稽之臆說矣夫儀禮者聖人六經之文開元禮者有唐三百年所用之禮開寶通禮者聖宋百年所用之禮五服年月及喪服令亦皆祖宗累朝所定方今天下共行之制令議者皆棄而不

用直欲自用無稽之臆說此所以不可施行也其二曰簡宗廟致水災者臣伏以上天降災皆主人事故自古聖王逢災恐懼多求闕政而修之或自知過失而改悔之庶幾以塞天譴然皆須人事已著於下則天譴為形於上今者濮王之議本因兩制禮官違經棄禮用其無稽之臆說欲定皇伯之稱中書疑其未可施行乃考古今典禮雖有明據亦未敢自信而自專方更求下外廷博議而陛下遽詔中罷欲使有司徐求典禮是則臣下

慎重如此人君祗畏如此君臣不敢輕議妄舉而天遽
譴怒殺人害物此臣所謂厚誣天也議猶未決仍罷不
議而便謂兩統二父以致天災者厚誣人也其三引漢
宣哀之事者臣謹按漢書宣帝父曰悼皇考初稱親謚
曰悼置奉邑寢園而已其後改親稱皇考而立廟京師
皇考者親之異名爾皆子稱其父之名也漢儒初不以
為非也自元帝以後貢禹韋玄成等始建毀廟之議數
十年間毀立不一至哀帝時大司徒平晏等百四十七

人奏議云親謚曰悼裁置奉邑皆應經義是不非宣帝稱史皇孫為親也所謂應經義者即儀禮云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是也惟其立廟京師亂漢祖宗昭穆故晏等以為兩統二父非禮宜毀也定陶恭王初但號共皇立廟本國師丹亦無所議至其後立廟京師欲去定陶不繫以國有進干漢統之漸丹遂大非之故丹議云定陶恭皇謚號已前定議不得復改而但論立廟京師為不可爾然則稱親置園皆漢儒所許以為應經義者惟

去其國號立廟京師則不可爾今言事者不究朝廷本
議何事不尋漢臣所非者何事此臣故謂不原本末也
中書之議本謂稱皇伯無稽而禮經有不改父名之義
方議名號猶未定故尊崇之禮皆未及議而言事者便
引漢去定陶國號立廟京師之事厚誣朝廷以為干亂
大統何其過論也夫去國號而立廟京師以亂祖宗昭
穆此誠可非之事若果為此議宜乎指臣等為姦邪之
臣而人主有過舉之失矣其如陛下之意未嘗及此而

中書亦初無此議而言事者不原本末過引漢世可非之事以為説而外庭之臣又不審知朝廷本議如何但見言事者云云遂以為欲加非禮干亂統紀信為然矣是以衆口一辭紛然不止而言事者欲必遂其皇伯無稽之説牽引天災恐迫人主而中書守經執禮之議及指以為姦邪之言朝廷以言事之臣禮當優容不欲與之爭辨而外庭羣論又不可家至而户曉是非之理不辨上下之情不通此所以呶呶而不止也夫為人後者

既以所後為父矣而聖人又存其所生父名者非曲為之意也葢自有天地以來未有無父而生之子也既有父而生則不可諱其所生矣夫無子者得以宗子為後是禮之所許也然安得無父而生之子以為後乎此聖人所以不諱無子者立人之子以為後亦不諱為人後者有父而生葢不欺天不誣人也故為人後者承其宗之重任其子之事而不得復歸於本宗其所生父母亦不得往與其事至於喪服降而抑之一切可以義斷惟

其父母之名不易者理不可易也易之則欺天而誣人矣子為父母服謂之正服出為人後者為本生父母齊衰期謂之降服又為所後父斬衰三年謂之義服今若以本生父為皇伯則濮安懿王為從祖父反為小功而濮王夫人是本生嫡母也及為義服自宗懿已下本生兄弟於禮雖降猶為大功是禮之齊衰期今反為小功禮之正服今反為義服上於濮王父也反服小功於宗懿等兄弟也反服大功此自古所以不稱所生父為伯

父叔父者稱之則禮制乖違人倫錯亂如此也伏惟陛下聰明睿聖理無不燭今衆人之議如彼中書之議如此必將從衆乎則衆議不見其可欲違衆乎則自古爲國未有違衆而能舉事者臣願陛下霈然下詔明告中外以皇伯無稽決不可稱而今所欲定者正名號爾至於立廟京師干亂統紀之事皆非朝廷本議庶幾羣疑可釋若知如此而猶以爲必稱皇伯則雖孔孟復生不能復爲之辨矣

為後或問上

或問為人後者不絶其所生之親可乎曰可矣古之人不絶也而降之何以知之曰於經見之何謂降而不絶曰降者所以不絶也若絶則不待降也所謂降而不絶者禮為人後者降其所生父母三年之服以為朞而不改其父母之名者是也問者曰令之議者以為為人後者必使視其所生若未嘗生已者一以所後父為尊卑踈戚若於所後父為兄則以為伯父為弟則以為叔父

如此則如之何余曰吾不知其何所稽也苟如其説没
其父母之名而一以所後父為尊卑踈戚則宗從世數
各隨其遠近輕重自有服矣聖人何必特為制一有降
服乎此余所謂若絶則不待降者也稽之聖人則不然為字
昔者聖人之制禮也為人後者於其父母不以所後之
父尊卑踈戚為别也直自於其父子之間為降殺爾親
不可降降者降其外物爾喪服是也其必降者示有所
屈也以其承大宗之重尊祖而為之屈爾屈於此以伸

於彼也生莫重於父母而為之屈者以見承大宗者亦重也所以勉為人後者知所承之重以專任人之事也此以義制者也父子之道天性也臨之以大義有可以降其外物而本之於至仁則不可絕其天性絶人道而滅天理此不仁者之或不為也故聖人之於制服也為降三年以為朞而不沒其父母之名以著於六經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以見服可降而父母之名不可沒也此所謂降而不絕者以仁存也夫事有不能兩得勢

有不能兩遂為子於此則不得為子於彼矣此俚巷之人（一作人之）所共知也故其言曰為人後者為之子此一切之論非聖人之言也是漢儒之説也及（一作乃）衆人之所能道也質諸禮則不然方子夏之傳喪服也苟如衆人一切之論則不待多言也直為一言曰為人後者為之子則自然視其父母絶若未嘗生已者矣自然一以所後父為尊卑踈戚矣奈何彼子夏者獨不然也其於傳經也委曲而詳言之曰視所後之某親某親則若子若

子者若所後父之真子以自處而視其族親一以所後父為尊卑踈戚也故曰為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猶嫡其未備也又曰為所後者之兄弟之子若子其言詳矣獨於其所生父母不然而別自為服曰為其父母報葢於其所生父母不使若為所後者之真子者以為遂若所後者之真子以自處則視其所生如未嘗生已者矣其絶之不已甚乎此人情之所不忍者聖人亦所不為也今議者以其所生於所

後為凡者遂以為伯父則是若所後者之真子以自處矣為伯父則自有服不得為齊衰期矣亦不得云為其父母報矣凡見於經而子夏之所區區分别者皆不取而又忍為人情之所不忍者吾不知其何所稽也此大義也不用禮經而用無稽之說可乎不可也問者曰古之人皆不絶其所生而今人何以不然曰是何言歟今之人亦皆然也而又有加於古焉今開寶禮及五服圖乃國家之典禮也皆曰為人後者為其所生父母齊衰

期服雖降矣必為正服者示父母之道在也為所後父斬衰三年服雖重矣必為義服者示以義制也而律令之文亦同五服者皆不改其父母之名質於禮經皆合無少異而五服之圖又加以心喪三年以為三年者父母之喪也雖以為人後之故降其服於身猶使行其父母之喪於其心示於所生之恩不得絶於心也則令人之為禮比於古人又有加焉何謂今人之不然也

為後或問下

問者曰子不能絶其所生見於經見於通禮見於五服之圖見於律見於令其文則明矣其所以不絶之意如之何曰聖人以人情而制禮者也問者曰事有不能兩得勢有不能兩遂為子於此則不得為子於彼此豈非人情乎曰是衆人之論也是不知仁義者也聖人之於人情也一本於仁義故能兩得而兩遂此所以異乎衆人而為聖人也所以貴乎聖人而為衆人法也父子之道正也所謂天性之至者仁之道也為人後者權也權

而適宜者義之制也恩莫重於所生義莫重於所後仁與義二者常相為用而未嘗相害也故人情莫厚於其親抑而降其外物者迫於大義也降而不絶於其心者存乎至仁也抑而降則仁不害乎義降而不絶則義不害乎仁此聖人能以仁義而相為用也彼衆人者不然也其為言曰不兩得者是仁則不義義則不仁矣夫所謂仁義者果若是乎故曰不知仁義者衆人也嗚呼聖人之以人情而制禮也順適其性而為之節文爾有所

彊焉不為也有所拂焉不為也況欲反而易之其可得乎今謂為人後者必絶其所生之愛豈止彊其所難而拂其欲也是直欲反其天性而易之曰爾所厚者為我絶之易爾之厚於彼者一以厚於此是其可以彊乎夫父母猶天地其大恩至愛無以加者以其生我也今苟以為人後之故一旦反視若未嘗生我者其絶之固已甚矣使其真絶之歟是非人情也廹於義而一絶之(一有偽字)歟則是仁義者教人為偽也是故聖人知其無一可也

以為進承人之重而不害於仁退得伸其恩而不害於義又全其天性而使不陷於為偽惟降而不絶則無一不可矣可謂曲盡矣夫惟仁義能曲盡人情而善養人之天性以濟於人事無所不可也故知義可以為人後而不知仁不絶其親者衆人之偏見也知仁義相為用以曲盡人情而善養人之天性使不入於偽惟達於禮者可以得聖人之深意也問者曰為人後而有天下者不絶其所生則將干乎大統奈何曰降則不能干矣自

漢以來為人後而有天下者尊其所生多矣何嘗干於大統使漢宣哀不立廟一有於字京師以亂昭穆則其於大統亦何所干乎

漢魏五君篇

治平二年秋八月京師大雨水壞官私廬舍而民被壓溺者千餘人或謂是時方議濮王典禮議者以為天災之應信乎曰議猶未決而天已降災殺人害物此厚誣天人之言也余已論之詳矣問者曰前世已驗之事如

之何曰自漢以来由諸侯入繼大統之君多矣不可遍舉今畧舉入繼大統之君追尊所生父母者二人不追尊父母者三人而試推以禍福之驗可以知之矣其追尊所生者二人曰漢宣帝也光武也宣帝初稱其父曰親置園邑而奉之漢儒以為應經義者也光武稱其父為皇考立廟南陽而祭之後世無非者是皆進不干大統退不絶本親最為得禮而宣帝為前漢中興之主光武為後漢世祖其徳業隆盛天下富安享國長久此二

人者追尊所生者也天不降以禍而降之以福生為明

帝歿享榮名為萬世所尊者也其不追崇所生者三人

曰魏廢帝也髙貴鄉公也常道鄉公也魏自明帝無子

養齊王芳以為子乃下詔後世有入繼之主敢追尊父

母者大臣共誅之故終魏之世謹遵其約然自明帝下

詔後連三世皆以宗子入繼皆不敢追尊其父母其一

曰齊王芳立十六年而被廢謂之廢帝其次曰髙貴鄉

公立七年為司馬文王所弒其次曰常道鄉公立七年

為晉所簒魏遂以滅亡此三人者能不追尊其所生者也天不降以福而降之以禍一被廢一被弑一被簒喪身亡國為萬世所悲者也彼漢魏五君者其享國盛衰長短雖自有歴數繫於天命不繫於一作其追尊所生與不追尊也然就以禍福推之追尊者未必不享福不追尊者未必不得禍也

晉問

或謂為人後者改其所生父母之名考於六經與古今

典禮固無之矣而前世有天下之君多矣果無之乎曰有而不足法也葢自漢以来由藩侯入繼大統其為人後合禮而得正之君皆無之也惟五代晉出帝嘗以其所生父為皇伯矣此何足道也彼出帝者立不以正非為後繼統之君也葢其不當立而立必絶其所生則得立不絶則不得立故不得已而絶之也出帝父曰敬儒高祖之兄也敬儒早卒高祖憐出帝孤而養以為已子而高祖自有子五人高祖疾病以其子重睿託於大臣

及高祖崩晉大臣皆約欲得長君故捨重睿而立出帝其義不當立惟欺天下以為高祖真子故得立則其勢豈敢復顧其所生父也哉其以為皇伯者不得已也蓋立不以正之君又不得已而至此其可為後世法哉嗚呼五代之際禮樂崩壊三綱五常之道絶先王之制度文章於是掃地矣蓋篡逆賊亂之始一作世也而晉氏尤甚自高祖與契丹為父子出帝以耶律德光則為祖以其所生父則臣而名之是其可以人理責乎是其可以

為世法乎出帝既立不旋踵而契丹滅晉遷其族于北荒幽之黄龍府舉族餓死永為異域之鬼其滅亡禍敗自古未有若斯之酷也議者謂漢哀桓亂世不足為法可矣若晉出帝者果可為法乎

文忠集卷一百二十三

文忠集卷一百二十四

宋 歐陽修 撰

崇文總目叙釋

易類

前史謂秦焚三代之書易以卜筮而得不焚及漢募羣書類多散逸而易以故最完及學者傳之遂分為三一曰田何之易始自子夏傳之孔子卦象爻象與文言說

卦等離為十一篇而説者自為章句易之本經也二曰焦贑之易無所師授自言得之隠者第述隂陽災異之言不類聖人之經三曰費直之易亦無師授專以彖象文言等參解卦易一作文凡以彖象文言雜入卦中者自費氏始田何之學施孟梁丘之徒最盛費氏初微止傳民間至後漢時陳元鄭衆康成之徒皆學費氏費氏興而田學遂息古十二篇之易遂亡其本及王弼為注亦用卦象一作彖相雜之經自晉已後弼學獨行遂傳至今

然易比五經其来最逺自伏羲畫卦下更三代别為三易其變卦五十有六命名皆一作甚殊至於七八九六筮占之法亦異周之末世夏商之易已亡漢初雖有歸藏已非古經今書三篇莫可究矣獨有周易時更三聖世歴三古雖説者各自名家而聖人法天地之緼則具存焉

書類

書原於號令而本之史官孔子删為百篇斷堯訖一作迄

秦序其作意遭秦之故孔子末孫惠與濟南伏勝各藏其本于家楚漢之際勝失其所藏但口以傳授勝既耄昏乃繆合二十四篇為二十九歐陽夏侯之徒皆學之寫以漢世文字號今文尚書至武帝時孔惠之書始出屋壁百篇皆在而半已磨滅又皆科斗文字惠孫安國以隸古定之得五十八篇為之作傳號古文尚書至陳隋之閒伏生之學廢絶而孔傳獨行先是一作時孔傳亡其舜典東晉梅賾乃以王肅所注伏生舜典足其篇至

唐孝明不喜隷古始更以今文行於世

詩類

昔孔子删古詩三千餘篇取其三百一十一篇著于經秦楚之際亡其六漢興詩分為四一曰魯人申公作訓詁號魯詩二曰齊人轅固生作傳號齊詩三曰燕人韓嬰作内外傳號韓詩四曰河間人毛公作故一作訓傳詁一作號毛詩三家並立學官而毛以後出至平一作帝時始章列于學其後馬融賈逵鄭衆康成之徒皆發明毛氏其

學遂盛魏晉之間齊魯之詩廢絶韓詩雖在而益微故毛氏獨行遂傳至今韓嬰之書至唐猶在今其存者十篇而已漢志嬰書五十篇今但存其外傳非嬰傳詩之詳者而其遺説時見於他書與毛之義絶異而人亦不信去聖既逺誦習各殊至於考風雅之變正以知王政之興衰其善惡美刺不可不察焉

禮類

禮樂之制盛于三代而大備於周三代之興皆數百年

而周最久始武王周公修太平之業畫天下以為九服上自天子至于(一作於)庶人皆有法度方其郊祀天地開明堂以會諸侯其車旗服器文章爛然何其盛哉(一作也)及幽厲之亂周室衰微其後諸侯漸大然齊桓賜胙而拜晉文不敢必請隧以禮維持又二百餘年禮之功亦大矣下更戰國禮樂殆絶漢興禮出淹中后戴諸儒共為補綴得百餘篇三鄭王肅之徒皆精其學而說或不同夫禮極天地朝廷宗廟凡人之大倫可謂廣矣雖二

（一作百）家殊說豈不博哉自漢以来沿革之制有司之傳著于書者可以覽焉

樂類

三代禮樂自周之末其失（一作亡）已多又經秦世滅學之暴然書及論語孝經得藏孔氏（一作子）之家易以卜筮不禁而詩本諷誦不專在於竹帛人得口以傳之故獨禮之於六經其亡最甚而樂又有聲器尤易為壞失及漢興考求典籍而樂最缺（一作闕）絕學者不能自立遂并其

說於禮家書為五經流别為六藝夫樂所以達天地之和而飭化萬物要之感格人神象見功德記曰五帝殊時不相沿樂所以王者有因時制作之盛何必區區求古遺鈌一作闕至於律呂鍾石聖人之法雖更萬世可以考也自漢以來樂之沿革惟見史官之志其書不備隋唐所錄今著其存者云

春秋類

昔周法壞而諸侯亂平王以後不復雅而下同列國吳

楚徐夷並僭稱王天下之人不稟周命久矣孔子生其一作於末世欲推明王道以扶一作捄周乃聘諸侯極陳君臣之理一作禮諸侯無能用者退而歸魯即其舊史考諸行事加以王法正其是非凡其所書一用周禮為春秋十二篇以示後世後世學者傳習既久其說遂殊公羊高穀梁赤左丘明鄒氏夾氏分為五家鄒夾最微自漢世已廢而三家盛行當漢之時易與論語分為三詩分為四禮分為二及學者散亡僅存其一而餘家皆廢獨

春秋三傳並行至今初孔子大修六經之文獨於春秋欲以禮法繩諸侯故其辭尤謹約而義微隱學者不能極其說故三家之傳於聖人之旨各有得焉太史公曰為人君者不可不知春秋豈非王者之法具在乎

論語類

論語者蓋孔子相與弟子時人講問應答之言也孔子卒羣弟子論次其言而撰之漢興傳者三家魯人傳之謂之魯論齊人傳之謂之齊論而齊論增問王知道二

篇令文無之出於孔子壁中者則曰古論有兩子張是三家者篇第先後皆所不同考今之次即所謂魯論者也

小學類

古者教學之法八歲而入小學以習六甲四方書數之藝至於成童而後授經儒者究極天地人神事物之理無所不通故其學有次第而後大成焉爾雅出於漢世正名命物講說者資之於是有訓詁之學文字之興隨

世轉易務趨便省久後乃或亡其本七字一作者或去其本三蒼之說始志字法而許慎作說文於是有偏傍之學五聲異律清濁相生而孫炎始作字音於是有音韻之學篆隸古文為體各異秦漢以來學者務極其能於是有字書之學先儒之立學其初為法未始不詳而明而後世猶或訛失二字一作失之故雖小學不可闕焉

正史類

昔孔子刪書上斷堯典下訖秦誓著為百篇觀其堯舜

之際君臣相與吁俞和諧於朝而天下治三代已下約束賞罰而民莫敢違考其典誥誓命之文純深簡質丁寧委曲為體不同周衰史廢春秋所書尤謹密矣非惟史有詳略抑由時君功德薄厚異世而殊文哉自司馬氏上採黄帝迄于漢武始成史記之一家由漢以來千有餘歲其君臣善惡之迹史氏詳焉雖其文質不同要其治亂興廢之本可以考焉

編年類

昔春秋之後繼以戰國諸侯交（一作皆）亂而史氏廢失策書所載紀次不完司馬遷始為紀傳表志之體網羅千載馳騁其文其後史官悉用其法春秋之義書元最謹一時無事猶空書其首月以謂四時不具則不足成年所以上尊天紀（二字一作時紀）下正人事自晋荀悅為漢紀始復編年之體學徒稱之後世作者皆與正史並行云

實録類

實錄起於唐世自高祖至于（一作於）武宗其後兵盜相交

史不暇録而賈緯始作補録十或得其二三五代之際尤多故矣天下乖隔號令並出傳記之士一作事訛謬尤多幸而中國之君實録粗備其盛衰善惡之迹較然而著者不可泯矣

雜史類

周禮天子諸侯皆有史官晉之乘楚之檮杌考其紀事為法不同至于周衰七國交侵各尊其主是非多異尋亦磨一作靡滅其存無幾若乃史官失職畏怯回隠則游

談處士亦必各記其說以伸所懷然自司馬遷之多聞
當其作史記必上採帝繫世本旁及戰國荀卿所錄以
成其書則諸家之説可不備存乎

僞史類

周室之季吳楚可謂彊矣而仲尼脩春秋書荆以狄之
雖其屢進不過子爵所以抑黜僭亂而使後世知懼三
代之弊也亂極于七雄並主漢之弊也亂極于三國魏
晉之弊也亂極于永嘉以来隋唐之弊也亂極于五代

(一又有五代字)之際天下分為十三四而私竊名號者七國及大宋受命王師四征其係纍負質請死不暇九服遂歸于有德歷考前世僭竊之邦雖(一有甚字)因時苟偷自彊一方然卒歸于(二字一作於)禍敗故錄于(一作於)篇以為賊亂之戒云

職官類

堯舜三代建官名數不同而周之六官備矣然漢唐之興皆因秦隋官號而損益之足以致治興化由此而言

在(一作存)乎舉職勤(一無此字)事代公治物(一字作工)一而已至於車服印綬爵秩俸廩因時為制著于有司(一有馬字)書曰無曠庶官又曰允釐百工夫百官象物奉職恭位此虞舜(一有之字)所以端拱無為而化成天下可不重哉

儀注類

昔漢諸儒得古禮十七篇以為儀禮而大射之篇獨曰儀蓋射主於容升降揖讓不可以失記曰禮之末節有司掌之凡為天下國家者莫不講乎三代之制其采章

文物邦國之典存乎禮官秦漢以來世有損益至於一作于車旗服器有司所記遺文故事凡可錄者皆附于一作於史官云

刑法類

刑者聖人所以愛民之具也其禁暴止殺之意必本乎至仁然而執梃刃刑人而不疑者審得其當也故法家之說務原人情極其真偽必使有司不得銖寸輕重出入則其為書不得不備歷世之治因時制法緣民之情

損益不常故凡法令之要皆著于篇

地理類

昔禹去水害定民居而别九州之名記之禹貢及周之興畫為九畿而宅其中内建五等之封外撫四荒之表職方之述備矣及其衰也諸侯並爭（二字一作兼并）并（一作吞并爭）削奪秦漢以來郡國州縣（一作邦國郡縣）廢興治亂割裂分屬更易不常至於日月所照要荒附叛山川風俗五方不同行師用兵順民施政考於圖諜可以覽焉

氏族類

昔黄帝之子二十五人得姓命氏由其德之薄厚自堯舜夏商周之先皆同出於黄帝而姓氏不同其後世封為諸侯者或以國為姓至於一作于公子公孫官邑謚族遂因而命氏其源流次序帝繫世本言之甚詳秦漢以来官邑謚族不自别而為姓又無賜族之禮至于近世遷徙不常則其得姓之因與夫祖宗世次人倫之記尤不可以不考焉

歲時類

傳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故堯舜南面而治考星之中以授人時秋成春作教民無失周禮六官亦因天地四時分其典職然則天時者聖人之所重也自夏有小正周公始作時訓日星氣節七十二候凡國家之政生民之業皆取則焉孔子曰吾不如老圃至於山翁野夫耕桑樹藝四時之說其可遺哉

傳記類

古者史官其書有法大事書之策小事載之簡牘至於風俗之舊耆老所傳遺言逸行一作迹史不及書則傳記之說或有取焉然自六經之文諸家異學說或不同況乎幽人處士聞見各異或詳一時之所得或發史官之所諱參求考質可以備多聞焉

儒家類

仲尼之業垂之六經其道閎博君人治物百王之用微是無以為法故自孟軻揚雄荀況一作卿之徒又駕其說

扶而大一作本之歷世諸子轉相祖述自名一家異端其言或破碎於大道然計其作者之意要之孔氏不有殊焉

道家類

道家者流本清虛去健羨泊然自守故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雖聖人南面之術一作治不可易也至或不究其本棄去仁義而歸之自然以因循為用則儒者病之一有云字

法家類

法家者流以法繩天下使一本於其術商君申韓之徒乃推而大之挾其說以干世主收取功名至其尊君抑臣辨職分輔禮制於王治不為無益然或狃細苛持刻深一作深刻不可不察者也

名家類

名家者流所以辨覈名實流别一作源流等威使上下之分不相踰也仲尼有云必也正名乎言為政之大本不可

不正者也

墨家類

墨家者流其言貴儉兼愛尊賢右鬼非命上同一作尚同此墨家之所行也孟子之時墨與楊其道塞路輒以墨子之術儉而難遵兼愛而不知親疏故辭而闢之然其彊本嗇用之說有足取焉

縱橫家類

春秋之際王政不明而諸侯交亂談說之士出於其間

各挾其術以干時君其因時適一作遇變當權事而制宜有足取焉

雜家類

雜家者流取儒墨名法合而兼之其言貫穿衆説無所不通然亦有補於治理一作道不可廢焉一作也

農家類

農家者流衣食之本一作大原也四民之業其次曰農稷播百穀勤勞天下功炳後世著見書史孟子聘列國陳

王道未始不完一作論耕桑之勤漢興劭農勉人爲之著令今集其樹藝之說庶取法焉

小說類

書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又曰詢于芻蕘是小說之不可廢也古者懼下情之壅於上聞故每歲孟春以木鐸徇于路採其風謠而觀之至於俚言巷語亦足取也今特列而存之

兵家類

周禮夏官司馬掌軍戎以九伐之法正邦國書之洪範八曰師易之繫辭取諸睽此兵之所由始也湯武之時勝以仁義春秋戰國出奇狃變其術無窮自田齊始著司馬之法漢興張韓之徒序次其書武帝之世楊僕又捃摭之謂之紀奏孝成命任宏乃以權謀形勢陰陽技巧析為四種繇是兵家之文既修列矣然而司馬之法本之禮讓後世莫行焉惟孫武之書法術大詳考今之列非特四種又雜以卜筮刑政之說存諸篇云

文忠集卷一百二十四

文忠集卷一百二十五

宋 歐陽修 撰

于役志

景祐三年丙子歲五月九日丙戌希文出知饒州

戊子送希文飲于祥源之東園

壬辰安道貶筠州

甲午師魯貶郢州

乙未安道東行不及送余與君貺追之不克還過君謨家遂召移之公期道滋景純夜飲

丁酉與損之送師魯于固子橋西興教寺余留宿明日道卿損之公期君貺君謨武平源叔仲輝皆來會飲晚乃歸余貶夷陵

己亥夜過邃卿家話別邃卿病也

庚子夜飲君貺家會者公期君謨武平秀才范鎮道滋飲婦家不來

辛丑舟次宋門夜至公期家飲會者君謨君貺景純穆之道滋飲婦家不來

壬寅出東水門泊舟不得岸水激舟横于河幾敗家人驚走登岸而避遂泊亭子下損之來奕棋飲酒暮乃歸

癸卯君貺公期道滋先來登祥源東園之亭公期烹茶道滋鼓琴余與君貺奕已而君謨來景純穆之武平源叔仲輝損之壽昌天休道卿皆來會飲君謨景純

穆之壽昌遂留宿明日子野始來君貺公期道滋復來子野還家餘皆留宿君謨作詩道滋擊方響穆之彈琴秀才韓傑居河上亦來會宿

乙巳晨興與宿者别舟既行武平來追及至下鎖見之少頃乃去午次陳留登庚廟

丙午在陳留

丁未次南京明日留守推官石介應天推官謝郛右軍巡判官趙袞曹州觀察推官蔣安石來小飲于河亭

余疾不飲客皆醉以歸

六月己酉次柳子

庚戌過宿州與張參約泊靈璧鎮遊損之園會余有客住宿州參先發檥靈壁待余不至乃行晚次靈壁獨遊損之園舟失水道敗柂

辛亥次青陽

壬子至于泗州晚與國器小飲州廨中

癸丑始見春卿

甲寅乙卯丙辰獨在泗州始食淮魚

丁巳次洪澤與劉春卿同年黄孝恭相遇始識大理寺丞李惇裕洪澤巡檢顔懷王者錢思公在洛時故吏遂與四人者夜飲五鼓罷明日食畢解舟與飲者别

春卿復相送以前晚入沙河乘月夜行嚮小陽與春卿聯句二鼓宿閘下黎明元均來遂至楚州泊舟西倉始見安道于舟中安道會飲於倉亭始食瓜出倉北門看雨與安道奕

庚申小飲舟中會者元均春卿安道余始飲酒移舟㨾城西門門閉泛月以歸

辛酉安道解舟不果别與春卿弈于倉亭晚别春卿

壬戌與元均小飲倉北門舟中夜宿倉亭

癸亥夕與元均坐水次納涼已而大風雨震雹暴至

乙丑與隱甫及高繼隆焦宗慶小飲水陸院東亭看雨始見荷花

丙寅與元均隱甫飲于西倉

丁夘隱甫來會登倉北堰上亭納涼遲客至遂及元均小飲舟中已而大風震雹遂宿舟中

戊辰余生日具酒為壽于舟中

己巳與元均泛舟北辰會隱甫小飲宿倉亭

庚午同年朱公綽來自京師

辛未子聰來自壽州夜飲倉亭留宿

壬申泛舟飲于北辰

癸酉隱甫來飲別夜與元均小飲宿倉亭

甲戌知州陳亞小飲魏公亭看荷花與者隱甫朱公綽
晚移舟楚望亭陳從益來自京師見余於舟中始聞
君謨動静秀才陳策來自京師夜見余於楚望亭作
常州書自泊西倉至于楚望凡十有七日
乙亥次寳應
丙子至于高郵
七月丁丑復見子聰會飲弭節亭
戊寅遂與子聰同舟以前次卲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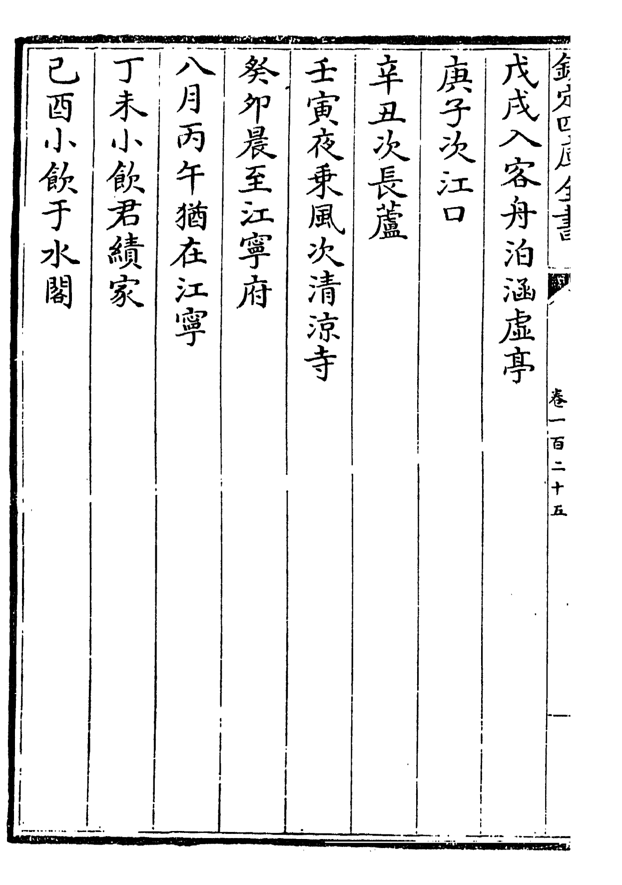
己卯至于揚州遇秀才廖倚夜與倚及子聰飲觀風亭
明日子聰之潤州廖倚之楚州伯起來宿觀風亭
辛巳與伯起飲溯渚亭會者集賢校理王君玉大理寺
丞許元太常寺太祝唐詔祠部員外郎蘇儀甫
壬午儀甫來小飲觀風亭會者許元唐詔君玉伯起先
歸
癸未與許元小飲遡渚亭會者如壬午伯起不來
甲申與君玉飲壽寧寺寺本徐知誥故第李氏建國以

為孝先寺太平興國改今名寺甚宏壯畫壁尤妙問老僧云周世宗入楊州時以為行宫盡朽漫之惟經藏院畫玄奘取經一壁獨在尤為絶筆歎息久之

乙酉小飲秀才吕有家會者如壬午伯起不來余遂留宿

丙戌至于真州大熱無氷

辛卯飲僧于資福寺移舟溶溶亭處士謝去華援琴待涼以入客舟



戊戌入客舟泊涵虚亭

庚子次江口

辛丑次長蘆

壬寅夜乘風次清涼寺

癸卯晨至江寧府

八月丙午猶在江寧

丁未小飲君績家

己酉小飲于水閣

庚戌次采石

辛亥阻風與侍禁陳宗顔飲

壬子過太平州夜乘風宿帶星口

癸丑過蕪湖繁昌宿慈母磯

甲寅乘風晝夜行

丙辰禱小姑山神至江州

丁巳在江州約陳侍禁遊廬山余病呼醫者不果往遂

行次郭家洲

己未阻風郭家洲與澧陽縣令趙師道飲村市就村人
市羊供膳不得余疾謀還江州召盧山僧以醫不果
庚申次盤唐港
辛酉至于蘄陽
壬戌小飲瞿珣家會丹稜知縣著作佐郎范佑蘄春主
簿郭公美
癸亥次新冶禱江神得大魚
甲子至于磁湖

乙丑猶在磁湖自丁巳余體不佳至是小間

丙寅至于黄州

丁卯與知州夏屯田飲于竹樓興國寺火約余明日為

社飲不果夜登江澳次漆磁

戊辰次雙柳夾

己巳次白楊夾

庚午至于鄂州始與令狐修己相識

辛未遣人之黄陂召家兄大風雨不克渡江而還

壬申小飲修己家遂留宿明日家兄來見余於修己家始中酒睡兄家

甲戌飲于兄家

乙亥飲令狐家夜過兄家會宿

九月丙子次河口

丁丑次昭化港夜大風舟不得泊禱江神

戊寅次穿石磯夜大風擊舟不得寢

己卯至岳州夷陵縣吏來接泊城外

庚辰假舟于邵㬊

辛巳壬午入官舟

癸未入荆江次李家洲

甲申次烏沙

乙酉次曾洑

丙戌次塔子口覯魚望五鵝麈角望夫諸山

丁亥次石首夜大風

戊子阻風

壬辰次公安渡

文忠集卷一百二十五